



三十年代，上海滩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花非花

吴秀著

花城出版社

花 非 花

吴
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非花/吴秀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6

ISBN 7-5360-3290-0

I. 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630 号

花 非 花

吴 秀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 插页 120,000 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3290-0

I·2737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上海“棉纱大王”的巫家公子巫慕云与出身贫寒的年轻医生张若海和其妹张若冰，发生了一段离奇爱情。

孤僻冷傲的巫慕云主动接近活泼俏丽的张若冰，又突然避而远之，纯情少女终于尝到了从顶峰被抛入谷底的滋味！

张若海以为巫是玩弄妹妹，找巫算账，不料却意外发现，巫家唯一的公子巫慕云竟是……张若海深深迷惑又情不自禁。

当巫家的重重帘幕被一层层揭开之时，他们都身不由己地深深卷入了那未知的命运赌博之中！

[花非花]

六十年前的上海……

月色婵娟。

从前的月光，应该是红颜颊面的一颗泪珠吧，滴落在云香纱上，晕开成模糊昏黄的回忆，淡淡的，也许还带着几分伤感。

[花非花]

—

月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也照到了张若海熟睡的床头，勾勒出他年轻的面孔轮廓。

叮铃铃……

清脆的德律风在寂夜中蓦然响起。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里，它的清脆显得格外地聒噪刺耳。

张若海被骤然惊醒，本来已是“梦里不知今夕何夕”了，头昏昏目眩眩，好半天才清楚不是警车、电铃、电报，也不是在拉空袭警报，而是床头那该死的电话。

它兀自笃定而聒噪无比地响着。

张若海抓起话筒。未待出声，那边已经先开了腔：

“是仁爱医院的张若海吗？”

口气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纡尊降贵，倨傲的声

调让人半梦半醒也不禁皱起眉头。

“是，请问……”

“既然是，就请立刻到摩尔路的巫公馆！”

嗨，这还算是“请”呢！张若海简直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

“请问阁下会不会碰巧知道现在是几点钟？”

“当然。现在三点一刻。”

“那好，请问您在凌晨三点一刻有何贵干？”

对方竟然笑了一声，好像听到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似的。但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笑话！找医生还会有何‘贵干’？当然是要看病！要看戏就去戏班子了。”

一股气腾地涌上张若海胸口，像堵着一块花岗石。张若海气的不是这家伙深夜扰人清梦，而是扰人清梦还如此盛气凌人，这人要么就是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极度无礼。

深夜出急诊对于一个医生也是时常的事，但以这种颐指气使、骄横无礼的口气来下“命令”的，却还是头一次。

慢着！刚刚似乎听到对方说摩尔路巫公馆？

“你是说摩尔路的巫长荣先生的公馆？”

上海滩姓巫的并不多，而住在摩尔路姓巫的，更是除他莫属——永盛纺织公司董事长巫长荣。

[花非花]

“不错。就是给我父亲看病。”

原来是巫长荣的少爷。无怪乎这么大的派头！

张若海俊朗的眉峰微微皱了皱。这些大富大贵、大财大势不要说头疼脑热，就是多打了两个饱嗝，掉了一根头发，都会兴师动众，让医生们疲于奔命一番。

但像巫长荣这样的人物又分明是不可以得罪的，他打个喷嚏黄浦江都要起几层浪。

“我会尽快派人去府上。”

“家父素闻张先生大名，医术高明，请张先生本人亲自来。”

奇怪，本来是恭维的词句，怎么从这个少爷嘴里出来，像是嘲讽一样。

“对不起，巫少爷……”

“你平时的出诊费是多少？”

“巫少爷……”

“不管是多少，按三倍算。车夫已等在你门外，五分钟的时间够了吧！”

“巫少爷……”

“我出得起你满意的价钱，希望你的医术也让我满意。”对方十分干脆利落，已准备挂线。

张若海气极反笑了。

“你笑什么？你还有话要说？”

[花非花]

那语气是：你应该受宠若惊地前来应召就是了，还有什么话好讲？

“巫少爷，如果您吩咐完毕，我只想加两句话。如果你久闻张若海大名，就该知道他十二点钟之后不出诊。”

“你十二点钟之后不出诊？但为什么我听说，你经常通宵在棚户区看病，而且是分文不取。”

“这就是我的第二句话，你也许听过，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的。”张若海放下了话筒。想到那个脑满肠肥，颐指气使的阔少爷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心里简直有点痛快的感觉。

那个家伙想必是以为被他们巫家点上了名，就是做医生的莫大荣幸。巫家翘翘尾指，别人就得像个哈巴狗似的追随之而去。

电话沉默着，倔强地没有再响起来。

张若海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知道又是自己该死的良心在作祟了。

他始终没有办法能让自己把病人从脑子里摒除出去，然后自己安枕高卧。因为一个病人的狂妄无礼，就把他拒之门外，也就不是张若海了。

他从三岁起，就每天对着父亲挂在堂上的字幅：“医者父母心，仁爱值千金；救人如救火，用药如用兵。”

[花非花]

他曾发誓他要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施以仁爱之心，即使他一文不名，即使他囊空如洗。而现在，需要自己的是一个富可敌国，气势煊赫的病人，难道自己的宗旨就宣告失效吗？

张若海叹一口气，翻身跳下床。

他知道宽容和善良将是他一辈子的缺点了。

他换上外套，虽然仓猝，也仍然保持他一贯的整洁洒脱，神采奕奕。

他相信，任何一个人在病床上时都愿意看到一个整洁清爽的面孔，而不是一个胡子拉碴，不衫不履的家伙。

他一走出卧室，就看见妹妹若冰站在门口，光着脚板，一只手还揉着睡眼。

“哥，这么晚了你又要出诊？”

“还晚呢，已经早上四点了。”

“我和你一起去。”

“你去？我看你还是去睡觉吧。”张若海溺爱地揉揉她乱蓬蓬的卷头发。

“哥，你几天没睡过好觉了，看你都快成火眼金睛了。”

“那你就赶快回房好好睡，把我缺的觉都补回来。”

“哥！”

[花非花]

张若海已经提着药箱，匆匆走出去这座属于他和妹妹的小小的两层楼宇。

入秋的道路，干净之极的样子。地是灰黄的，天是蒙濛的。

大上海暂时收敛了喧嚣扰攘，夜阑时分更显寂寥。像盛装裘衣的冶艳美妇收敛了万千风情，成了不着铅华、淡装素裹的忧郁少女。

夜阑更深，萧条得不见一个人影。几点疏星，模糊的瘦月。白天那些抢着兜生意，直恨不得要绑架的黄包车夫现在一个也不见。

一阵清冽的夜风袭来，张若海不由紧了紧衣领，连空气都是这般萧瑟而肃杀的。

“是张先生吗？请这里上车。”

张若海一扭头，这才发现路旁停着一辆黑色的司蒂倍克轿车，一个矮胖的人向他招呼着，一开口都是一团白气。

“张先生，我是巫公馆的赵管家，您请上车！”

张若海有些意外，管家亲自赶来，看来巫长荣的确有点病情。

车子像个灰黑笨重的大皮鞋在暗夜里奔驰。

赵管家咳嗽一声。

“张先生，我们家少爷脾气是有点不好，对人是傲慢点，要是哪里怠慢了您，您别放心里头。”

[花非花]

傲慢？张若海在心里冷冷地哼了一声，用“傲慢”来说那个巫少爷是好听的，他岂止是傲慢。

唉！张若海又不由暗暗叹息了。他傲慢也罢，什么也罢，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有这种资本的。

如果自己也有富可敌国的家世，自己也有一众匍伏在地的仆役，他又何尝不愿也放肆骄傲一回呢！

由祖辈到父辈，张家三代行医却没积聚下多少可数的铜钿，也同样没有延长父亲和母亲短暂的生命。当他们撒手尘寰的时候，也没有给年幼的张若海和妹妹若冰留下任何可靠系的遗产，除了助人的善良和倔强的秉性。

他也常像父亲一样不取分文地为乡里诊病下药，乡亲对他的医术也由不信任，逐渐信任到完全依赖。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兄妹日趋窘困的经济状况。

于是，十几岁的张若海就开始用自己还弱的肩膀去挑生活的这副重担了。茶楼的跑堂，码头的苦力，黄包车的车夫，甚至连殡仪馆搬运尸体的杂工他都做过了。

他苦不堪言，他又甘之如饴。

因为他看到，妹妹若冰在自己的荫护下，一天比一天地出落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地焕发起来了。然后，他带着妹妹和全部的积蓄，随着一艘货轮，几经辗转到了欧洲。

历游了大半个欧洲，最后进入了伦敦皇家医学院，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涯。

他的大学开始了，他的生活却没有因之而斑斓多彩起来。他把妹妹若冰也送进了一间中学，两笔昂贵的学费压得他几乎窒息。

白天，他用一双手进行着最精细最缜密的医术研究，晚上，则做着最粗糙最低贱的苦工。

面对生活的重压，有的人可以倒地不起，而有的人却可以因之而更加崛起。

对张若海，他没有被这重压腰斩，反而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他的臂膀因他肩上的重压更加坚实了，成了妹妹若冰仰以信赖和崇拜的庇荫。

在他的庇荫下，若冰也完成了自己的医科学业。若冰本就有着爽朗乐天的性格，再加上欧美风气的熏陶，这种开朗加上开放的洋气，和而为一地揉和成了她独特的气质。

学业既成，兄妹俩双双又回到了上海。只为了父亲弥留前的遗愿——要在上海办一间充满仁爱人道的医院。

现在，这间仁爱医院在兄妹俩的努力下，千呼万唤始出来，虽然仍是草创之初，虽然仍不完善，但这间医院毕竟已如襁褓中的婴儿，不强壮却予人无尽的希望和憧憬了。

[花非花]

二十七岁的路，不算长，但他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辛。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展露了乖戾狰狞的一面，他也都微笑着一一承受下来了。

他别无选择。

不是吗？谁让你的父亲不是上海的棉纱大王？背水一战时，由不得你不去破釜沉舟，由不得你不去出生入死。

他别无选择。

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抱怨，去诅咒，更没有资本也没有背景去傲慢无礼。

“张先生，到了。”

赵管家已经下了车，为他打开了车门。

瞧，命运已经算是对他展露笑颜了，但还是连做一个长梦，发一声长叹的时间都没有。

张若海提着药箱下了车，在管家的延引下穿过了一重一重的铁门。

他打量着夜色中的巫家宅院，这座上海滩极富传奇色彩的宅院。

巫宅的确是大院深宅，据说是祖上留下的基业。占地颇广，但绝对称不上美仑美奂。

相反，灰墙黑瓦，曲折辗转的庭廊，相当老旧，毫无生气，反而有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诡异气氛。

张若海不禁想起自己和妹妹的家，虽然小，但充满阳光，充满温馨。

眼前，扑面而来的阴冷晦涩的空气几乎可以让他想像得出那房间里飘曳断续的尘灰吊子和霉绿斑斓的香炉。

这深院老宅在月光下仿佛一座影沉沉的古城堡，颇有几份像是欧美童话故事里的那种，里面总有一个道行极深的老妖怪和一个被束缚着的忧伤而寂寞的公主。

但看来，这古堡里面倒不像会有什么忧伤寂寞的公主，有一个傲慢无礼的公子哥儿倒是千真万确的了。

巫家向来男丁稀少，上一代只有巫长荣、巫长贵两根烟火，巫长荣之后又是千顷地一株苗，只得巫慕云这一个长门独子。

大富大贵之子本已骄矜，再加上长门独子的身份，呼风唤雨的地位，就骄狂得更加有根有据了。

张若海想到马上就要见到那个也许腹凸肠肥，说话打鼻孔里发音瓮声瓮气的家伙了，俊挺的眉峰便又不由聚拢在一起了。

那个管家在厢房门外通禀。

“少爷，张先生来了。”

“进来！”果然是话筒里那个居高临下的腔调。

[花非花]

张若海跟着跨进厢房。

屋里灯光极其昏暗，影影绰绰的，衬着空气中飘散的草药和麝香的味道，铜炉若隐若现的青烟，有一种阴阴怪怪的氛围。

在灯光的暗影里，立着一个年轻人。

一袭黑绸长衫，瘦削鹄立，有一种冷峻的书卷气，他的面孔在暧昧的光影中显得影绰不明，但目光如暗夜中的寒星，清澈澄明。

张若海心下早已把这个巫慕云定型为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了，却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清秀的青年，清癯沉肃，没有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完全无法和话筒中那个冷傲可恶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适应了昏暗之后，张若海才看见乌木圆桌旁已站了四个鸡皮鹤发的老中医。滑稽的是，这四位老先生简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俱是灰色的长袍，灰白的长髯，十足十像是从哪个古墓里刚刚现身，简直和巫家灰气沉沉的家具相衬到极点。

几乎是同时，五双眼睛十道目光齐刷刷地向西装领带的张若海飞掷过来。十道目光毫不客气地上下掂着他的斤两。

立刻，张若海就知道了，自己来这里是个错误。这哪里是出诊，倒像是三堂会审。

张若海出于礼貌，微笑地点了点头。

“你就是张若海？”

“你就是张院长？”

“你就是仁爱医院的张若海院长？”

四个老先生挑起眉毛，几乎四口一声地问。

张若海还是礼貌地笑笑：“希望没有让各位很失望。”

“失望倒没有，不过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张若海还是这么……这么个后生罢了，真是后生可畏。”一个说，不是赞美，而是毫不掩饰的讥讽。

“再可畏，也要运气好！”另一个说，“谁让国府要人的高堂当街晕倒的时候，你碰不到？要不，现在不也名声大噪了？”

去年夏天，张若海和妹妹出诊，见到一个老妇人倒在酷暑的街上，身上值钱的东西也被人抢去了，但没有人伸出援手。张若海连忙找车把老人送回医院。

世事是难言的，张若海治好了那么多疑难顽疾，仍然默默无闻，而他想不到，现在不过给一个中了暑的老人做了下刮痧，竟会改变了整个医院的命运！

等到一大队军警簇拥着一辆黑牌福特轿车，在医院门外一字排开时，张若海才知道病床上躺着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胡处长的母亲。

老人是赶一个牌局，半路上，又让婢女回家取扇